



刻諸儒輿論叙



輿論者有宋諸儒家居退閒  
于竹月松風間能譚說朝家  
故實及古先聖賢之言行事  
跡而籍記之有國史畧而野



史獨詳者是即輿論之旨也  
今學士家稍能操觚爲文輒  
高眎濶步稱引邃古自西漢  
而下且多傲睨弗錄又何論  
宋雖然文綺海錯終不若布

帛數粟之有當於實用也余  
獨謂輿論有孔門褒貶之遺  
意焉其析義精其持論確從  
古正人君子容有一失之非  
俗士野人不無一得之善其潛



德幽衷往々莫由暴白而泯沒  
生平者何地無之何代無之宋  
之諸儒直溯洙泗之淵源折衷  
衆論將千古未明之心臨精言  
闡發揭千古未決之猜疑炳若

日星使君子得監而益從善小  
人得懲而幸去非則輿論之有  
功于世道居多也進而攷諸唐  
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  
滯長安不得歸每與四方同侶



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  
滌旅況以故議論恍惚吊詭多  
不經其于世道無裨實用不又  
大相懸殊哉善學者由此而進  
之即為左國為先秦兩漢提衡

千古獨步執壇何不可者若偏  
執堅白好為異同無關好惡之  
權衡或開是非之訟府是又  
在唐士不經之下盡信書不  
如無書矣



萬曆歲在疆國大荒落玄

月之吉關中張惟任仲

伊父書



諸儒奧論序

萬曆丁巳秋

直指張公以觀風至汝因出諸

儒奧論一編鵬不佞循覽久之

則勝國時汶陽陳君所纂其自



叙云得自長樂教君善夫此兩  
君子名氏不經見何哉至考經  
籍志元有教繼翁者以闢人寓  
於湖趙孟頫嘗師之意其必陳  
君所稱者果爾則兩君子授受

之間當必有所折衷為不謬也  
及諷詠其所編輯皆有宋宿儒  
如眉山父子呂東萊胡致堂諸  
儒先之文其體裁固人人殊然  
皆足以溯道德之原權古今之



變晰治忽之幾窮事物之理總  
而名之曰輿論誠非餽飮擊悅  
者可得同日而語宜

直指公留意於此而廣之以嘉  
惠後學也雖然之數君子之為

文豈徒取適於篇章之間標奇  
於言論之表以駭世夸俗炫耀  
於後人已乎蓋當其身際休明  
之運則穆然有憂危之思一不  
率而丁式微之時則隱然各抱



匡時之志故文雖徵諸舊史而  
義則斷於一心是皆未能見諸  
行事不得已而託之空言然亦  
千古是非得失之林也學者倘  
因其人而論其世誦其文而逆

其志則家國天下之理存亡治  
亂之幾舉不越於是矣是則教  
陳西君子授受之微政  
直指公欲進之以實用之意也  
萬曆丁巳歲季秋之吉關中後



學秦一鵬謹撰



諸儒與論前集卷上

堯舜



屏山

道之不明也聞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歿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親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密知其旨者發而揚之衆必愕眙非詆而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判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



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辯或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全各守其偏聖人之道始亂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者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

哉必有授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者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眇悅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歛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止而忽無緩而不逸急而不危意而不隨愛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



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之主宰違徙欣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授也三聖既歿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歿又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

傳而心授也三聖又歿邪崩邪謖翼謖錯裂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酸量足以吞其區宥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



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爲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爲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爲善而已惕然如有所驚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利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授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疏通與道不隔則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蕩蕩

巍巍復在吾目中矣

此語甚通



堯舜

東萊

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爲之也亦時之變爲之也道函於泰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斲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追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晦也嗟夫道



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意一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義之畫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畧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繫之而易之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繫不可也人心惰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覩也不烈其聲曠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爲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是故易之書爲憂世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嗟乎

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非聖人爲之也亦時之變者爲之也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然言之可也堯之命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其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



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  
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深悲  
夫舜之時不逮夫堯也自堯舜而有執中之說  
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以貫之說有喜怒哀  
樂未發之說已而爲性善性惡之說爲善惡混  
之說而道始益離矣嗟乎堯固憂乎後世之不  
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  
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  
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不特此也九

疇之錫禹得之無說也而其子則反覆言之未  
幾漢儒得竊之以文其誕而皇極之道孤向非  
箕子開其源而漢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  
又何等時吾固曰道離於天下非聖人者爲之  
也亦時之變爲之也然則處時之已變則何爲  
則亦曰伏羲堯舜而已矣文王箕子而已矣以  
酒而解醒可也惡醒而去酒不可也吾獨悲夫  
數聖人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此論助星洪武年一破於子沙大者聲

刻爲本第  
少時所



堯舜

止齋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可治矣則亦無好於有爲也夫如是可治矣而好於有爲者皆起於愧其所



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爲已愧是聖人非惡未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爲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爲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

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或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恤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



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天下健其誅之之決而快其舉之之驟而舜斷天下之詳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堯舜之德大矣行壽考而天下歸之

三王

敷文

聖人之事後世傳之審矣卽其事而論聖人者凡民也聖人之心貫乎萬世其事則不必同如斗量權度之不相爲而卒合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禹始易揖遜而私其子後世亦無以易之其大道隱而家天下者歟曰以事言之信然矣不家天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吾何從而知之吾聞聖人無二心堯舜禹湯文武一聖人也而心有二乎哉以一心觀聖人則揖遜與



賢不家天下一也傳之子以及孫亦未嘗有家  
天下之心也禹以天下傳啓而四百年爲夏湯  
以天下傳太甲而六百年爲商武王以天下傳  
成誦而八百年爲周吾知其不較短長也子孫  
之不能皆賢不肖固也使其賢耶而天下安之  
其不賢耶而天下不安焉有賢者取而代之吾  
固樂天下之得其所也操百金以游于市而失  
之塗有得而用之者吾金爲不失矣忘天下之  
失其所而惟子孫之戚匹夫憂憂自計者之爲

而謂思天下之溺由已溺者爲之乎曾謂爲匹  
夫匹婦復讎者爲之乎故曰禹湯文武亦未嘗  
有家天下之心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樂文章  
纖悉備舉非維持天下以私子孫也憂天下之  
易以亂而吾赤子之易以失其所也故盡吾精  
神心術而爲之使可以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  
安可以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可以維持千  
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不幸而大弊極壞不可  
維持則吾固期乎一世百世千萬世之有聖人



者出而易置之而又憂乎一世百世千萬世之  
聖人不時出而弊壞之不能速救也三代之紀  
綱法度禮樂文章雖不必使子孫千萬世保之  
後世聖人固有取而用之者使後世能用之以  
安天下不必吾子孫可也營洛之議曰使有德  
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易以興則無德者不能久  
其惡易以亡則有德者之功利可朝暮及於天  
下此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心不以語人而周公  
獨知之者也悲夫吾不意後世謂禹湯文武以

天下爲己物也雖然嘗試言之秦政自爲始皇  
帝欲以一傳萬未害其爲公天下也然自爲謀  
則踈矣自漢以來鑒其覆轍思爲子孫堅久不  
可動之計其勢不得不創立法度以維持之得  
失既重則操心愈危智慮既殫則防範益密是  
故天下亦賴其自私之心而得以安樂無事由  
是言之禹之心上徹乎堯舜而其事又下慮乎  
天下後世復有作者憂憂然爲子孫愛惜天下  
凜然如不終日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故曰



三王不家天下也或問三國蜀魏之興孰近正  
曰吾何論其正與不正哉曹孟德有言若天命  
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悲夫終身榮願羊鼎曾不  
得一染指歸晚鄰棚之鷄豚指爲子孫霜露之  
感良可憫笑善乎蜀昭烈謂孔明曰如嗣子不  
肖公自取之其志不獨爲漢也况肯爲子孫計  
哉雖然孔明不取也夫醉夢之言覺時語也二  
公垂沒吐出肺肝所謂不可揜者吾何以論其  
正不正哉

此語乃三王心

大禹

屏山

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鄰私於已者隔形骸  
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  
衣枵食如已飮溫羹膏憤醒如已蘇快非強爲  
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  
溺猶已溺之何其責已大深切哉滔淫之害天  
實爲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此  
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生靈如已所致焦心勞  
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



言傳集論 卷上 十三  
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備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饑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既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原皆同所自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疴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

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露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名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答其兒則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答其婢僕則心慘憤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忍物爲已物故傷物如傷已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



餽而菹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  
是何心哉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  
欲適已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蠹王愷  
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備李斯發一叨心橫屍  
四海楊國忠發一嫉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  
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解哉孟子曰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彼有戕醢灰焚及其至親而不少悔  
是曾虎狼蠅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無惻隱之  
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翼其反也彼有而不知

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  
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  
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  
不徹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  
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  
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徹  
矣縱而爲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徹矣  
觸而爲憤又其疵也禹不以鯀誅而廢國事私  
憤徹矣闢而爲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



而選師私夸徹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滌  
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  
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  
應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  
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  
殆謂是歟宗禹之道有如墨翟得其大端而不  
明其用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已聞見陋甚翟唱  
是說於拘率刺促之中學者翕然從之至與吾  
夫子並馳於世皆曰翟之心也是禹之心也其

弊已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不之詆也慮其  
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波流如  
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蓋  
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臯陶陳九功於虞  
舜其於藩飾等衰之別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  
過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  
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拍其同摧其異所以約其  
失而歸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風俗大壞孟子  
出而排之同於讐敵書禹於三聖人之列而承



其道焉噫微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俱焚矣易  
不云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學者可不謹思歟

大學心法

大禹

東萊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易難乎其始也始  
者終之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  
之吾見創之者一綫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聖  
人則亦無心待天下來世而已矣柰之何天下  
後世之不以無心待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  
苗未嘗不悲舜而嘆禹也舜聖人也禹亦聖人  
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  
則然也堯嘗一遇絕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



計備身語 卷一  
北之矣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於苗之  
悟也悟不悟無足介也而鰥寡則有辭也庶戮  
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  
心於民也征征之舉蓋再悟之也嗟乎聖人其  
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無心之太過也歟吾聞  
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柰之何  
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  
未見也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  
見於舜誓師未聞而聞於禹則是起戎者舜先

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  
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爲無名禹之班也爲無功  
而益之贊也爲不切矣夫起戎而至於無名召  
亂而至於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  
得有心者之議也嗟乎聖人亦不計後世之議  
此也夫有心於伐人者其籌之必工也其計之  
必審也工而審焉者故其勝必決勝而決者巧  
於中人者之爲也然則聖人固巧於中人也哉  
聖人寧可以失師之名歸之已而不忍中人以



征苗其言師正兄揖讓時作用若若心章則老莊之見也



大禹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天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爲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



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  
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常生於積美之後  
民之初混焉生群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群焉  
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爲用甚逸而可樂也  
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  
而昏於其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害於其材之  
不禦也其爭也而紊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  
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  
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

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  
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  
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  
之人無所奉於其上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  
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鳴呼自其貴賤之無  
辭彼此之不相爲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  
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  
不如衮冕佩玉至其有衮冕佩玉人始艱於自  
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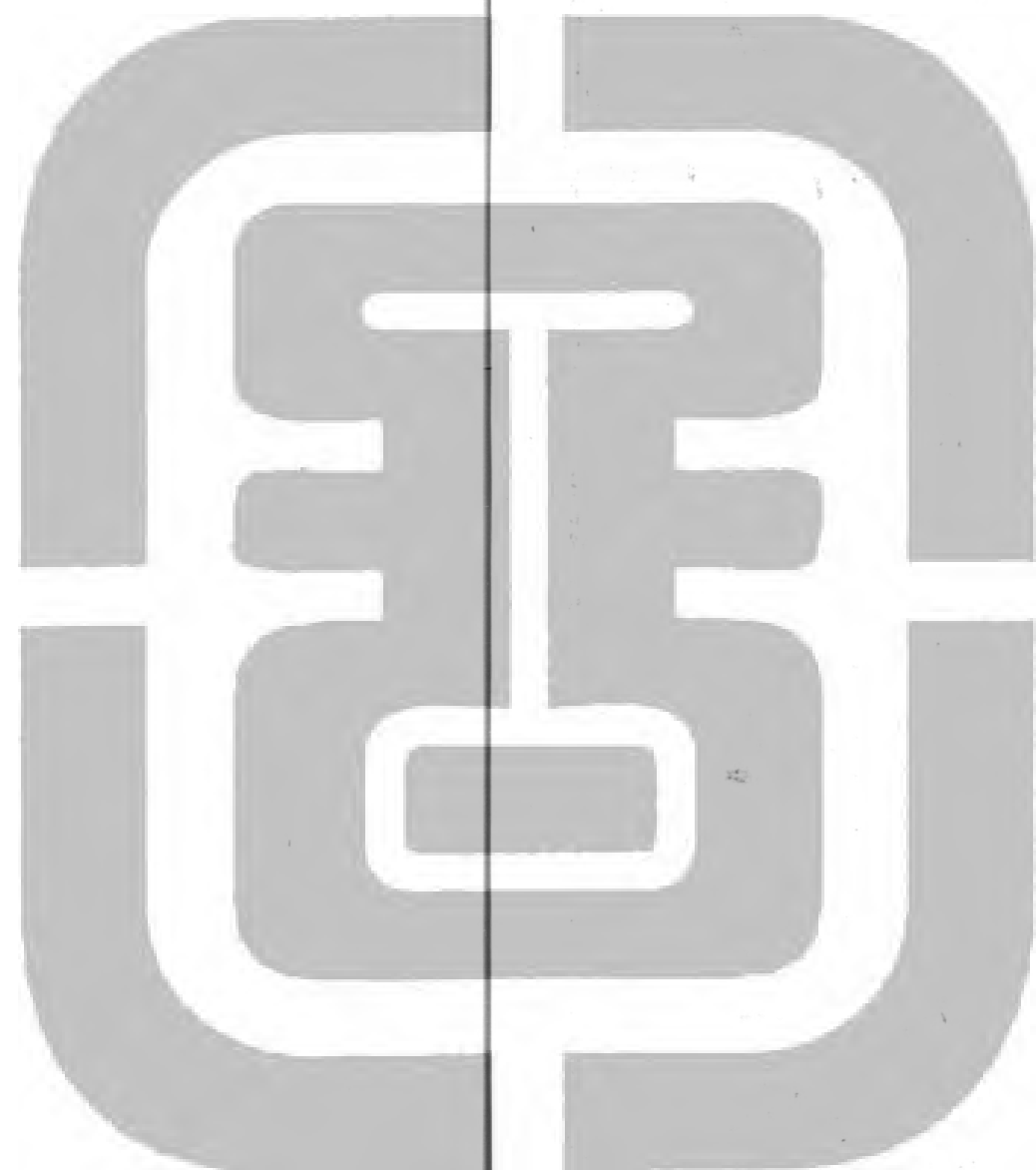


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衮冕佩玉之飾盛  
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  
而盡飾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  
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  
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  
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  
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  
此患苦之而甚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  
苦之者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

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  
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  
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事極必衰然則之於天下之患以爲未足也





詩傳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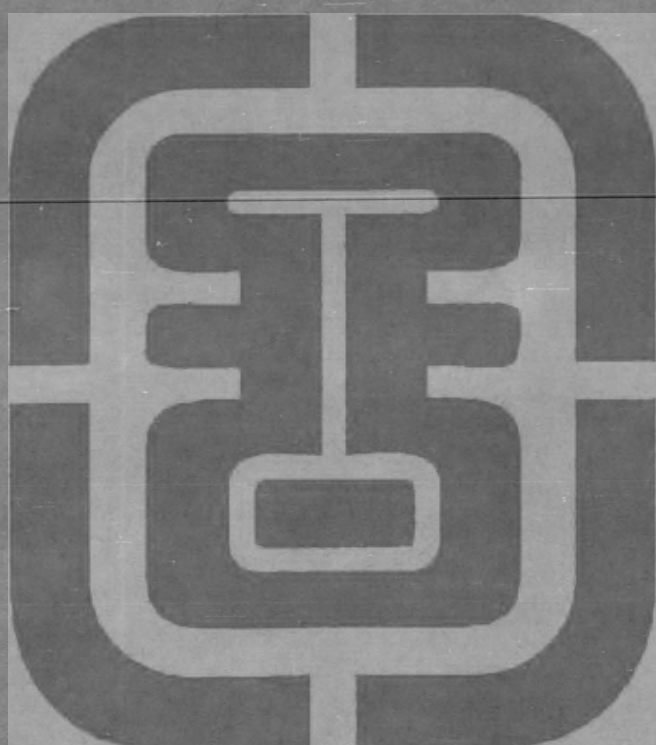
卷八

七









Handwritten text or signatur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possibly indicating a date or location.